

一起高空坠亡牵出案中案

曲折调解中折射法律温度

本报记者 陈岚 通讯员 顾颖刚

杭州萧山人楼某想着赶在年前,给家里的一套高层新房封包一下阳台。李师傅上门操作,却在室外作业时坠落,倒在了底楼人家的阳台,再也没有醒来。

正当李师傅的家属和业主楼某在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底楼业主也介入进来,吵嚷着:“住都没有住过的新房,就这么变成了凶宅,你们要给我赔偿!”

一起意外,两场纠纷,三方当事人。90后调解员“庖丁解牛”般的调解手法,当事人家属表现出的体恤宽容,都让人感受到了法律背后的温度。



事件聚焦

装修师傅高空坠亡 引发连锁纠纷

河南人李师傅和妻子在萧山打工,日常接一些装修的活儿。春节前的一天,他以1万2千元包工包料的价格,接下了楼某家封包阳台的生意。

这已经是李师傅第三次给楼某家干活儿了,包封阳台的工作对他来说也是轻车熟路。可是意外来得那么猝不及防。

在操作到打封边胶这道工序时,李师傅系上安全绳探出去施工。也不知怎么的,他突然从十几楼掉了下去,摔在了底层人家毛坯房的阳台上,没能被救过来。

意外发生之后,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

这起事故中,业主楼某和李师傅自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李师傅自幼丧母,从3岁起由继母何大姐抚养长大。“妻子”并没有登记,女儿是非婚生的孩子。其死亡赔偿金该如何分配?

底楼人家还没有装修的新房,突然就成了“凶宅”,业主自是满腹委屈。

林林总总这些难题,摆在了萧山区瓜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小孙的面前。

和事佬上阵

引用判例助调解 有理有据

调解员先把李师傅家属和业主楼某召集到了调解室。本案事实清楚,案发现场均有公安机关全程记录,各方对于事件经过均无异议。

李师傅的父亲老李提出了100万的赔偿要求。他说:“楼某是拆迁户,有三套房,前面两套都是让一个姓陈的经理装修的,陈经理又把封阳台的活分给我们做。楼某在装修第三套房子的时候找到我儿子,说愿意出的比陈经理多一点,让他直接去做,这样我儿子才去他那里干活的。”

“你不要颠倒是非!”听老李这么一说,楼某激动地站了起来,“明明是你儿子自己兜上门来的,说给我便宜点。我怎么可能自己去找他?”调解员连忙朝楼某挥手,让他冷静下来慢慢说。

“我家里拆迁分了三套房子,在装修第二套的时候,无意间说起,第三套也想装修一下。李师傅听到了就主动说,这个生意给他做,可以比陈经理便宜一点。上个月,他又打电话问起,我想阳台总归要封的,就答应了,没想到出了这种晦气事情。”楼某继续说,“不过我和他明确讲好的,包工包料,其他什么都不管的。想要我赔100万?我把房子送

赔偿款引发案中案 有情有义

这一招“以案释法”果然奏效。

调解员一番耐心解释后,楼某先表了态:“我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工作,本来想着早点把房子装修一下,好出租补贴家用。我也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也愿意适当补偿的。”老李也表示,既然法律有规定,那么就按规定来。

就在双方冷静下来准备谈死亡赔偿金的时候,门外突然叫嚷嚷,调解室被人破门而入。原来是底楼房东柳某的妻子听闻双方在调解,赶了过来。调解员先稳住她的情绪,让其先去登记调解申请,等候通知。

这边,双方商定楼某在此次事件中承担两成责任,一次性支付李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23万元。

双方签字确认后,已是晚上10点多,楼某支付完赔偿金后先回去了,李某一家还围在调解室门外,商量着什么。死者妻子突然跪在地上大声哭了起来,原来是这一家子对死亡赔偿金的分配达不成一致意见。

于是,调解员又把她们再次请到调解室。

原来,李师傅与吴某一直没有申领结婚证,但已非婚生育三岁的女儿。李某的亲生母亲早亡,其

“婚房”变“凶宅” 理赔无据

隔日,针对底楼业主申请的调解事宜,调解员再次将三方当事人召集到一起组织调解。

柳某说,这房子本来要给儿子结婚用的,现在变凶宅了,别说没人敢住,连卖都卖不掉了。“你们要不让政府给我换房,要不让你们双方赔偿我50万贬值的差价。”

“虽然说这个事情的发生,对你们家人会产生心理上的芥蒂,这个我们都能理解。但毕竟,房子并没有因为李师傅的坠亡而造成损坏。换房,会损害到

给你们好不好!”

此时,调解员小孙已经大致有了调解的大方向。“双方属于承揽关系,至于是李师傅自己上门兜售,还是楼某主动邀请,其实并不重要。李师傅没有相关资质,作业时操作不慎造成了意外,自己负主要的责任,而楼某作为用工方,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然而调解员小孙并没有直接向双方讲述晦涩的法律条款,而是搬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真实案例。

一名空调安装工在给一客户家室外机移机的过程中不慎摔下。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属于雇佣关系,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客户支付死者家属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四十余万元。

“这个案子就发生在我们萧山,但是和你们的情况又有不同。这个案子里,坠亡的空调工资质齐全,拥有高空作业证。李师傅并没有相关资质,作业时也没有充分注意安全,要对其自身损害负主要责任。”

父再婚娶了何大姐,李某幼时由何大姐抚养长大成年,但前些年李大哥与何大姐已离婚了。在得知李某死亡后,何大姐连夜从河南赶来。

“我先给你们说说法律上的规定。”调解员了解情况后,给出分析。李师傅与吴某没有领证,属于同居关系,两人的非婚生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要求分得生父的死亡赔偿金。而吴某作为女儿的监护人,有权代替女儿提出这一要求。老李作为李某生父,也是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母何大姐,将李某抚养长大,也应认定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同一水平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分配。

“具体到你们的情况,吴女士虽然有名无分,但毕竟死心塌地跟着小李那么多年,更何况她还要抚养女儿,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帮助,以后她们娘俩过年过节来看看你们,叫你们声爷爷奶奶,你们心里肯定也高兴。”

两位长辈听完连连叹气。少顷,何大姐表示自己也是过来人,能体谅小吴的心情。不但不参与赔偿金的分配,还拿出了1万元现金给吴某,让她好好安顿自己和女儿。看到前妻如此大度,老李也作出让步,愿意把钱都给母女俩,只希望“媳妇”能出点丧葬费,给儿子办完后世,让他入土为安。

全体安置户的整体公平;赔偿,也缺乏法律依据。”调解员话锋一转,开始以柔克刚,“再说这个案子,李师傅并不是自杀,也希望你体谅吴某与她的女儿,她们才是在这个事情里,最需要关心与帮助的人。”

听着调解员的推心置腹的劝说,再看着早已哭红了眼的吴某,柳某叹了口气,一拍大腿说:“看着母女俩这么可怜的份上,这事就算了。”

最终,三方达成协议,对于此事今后各方不再追究。

和事佬有话

法条的背后 是温度与温情

一起意外牵出案中案,需要调解员事先做足功课,才能很好地把控调解进程。“组织调解前,我不光仔细梳理了人物关系、争议焦点,还请教了法官和律师,当中用到的案例,也是他们提供给我参考的真实案例。”

调解员告诉记者,调解过程中,他也充分考虑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我们对当事人的用心,他们能感受到,也能得到正向的反馈。这当中,继母何阿姨主动放弃参与赔偿金的分配,也挺让人动容的。法律不是冷冰冰的,还是有温度与温情的。”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